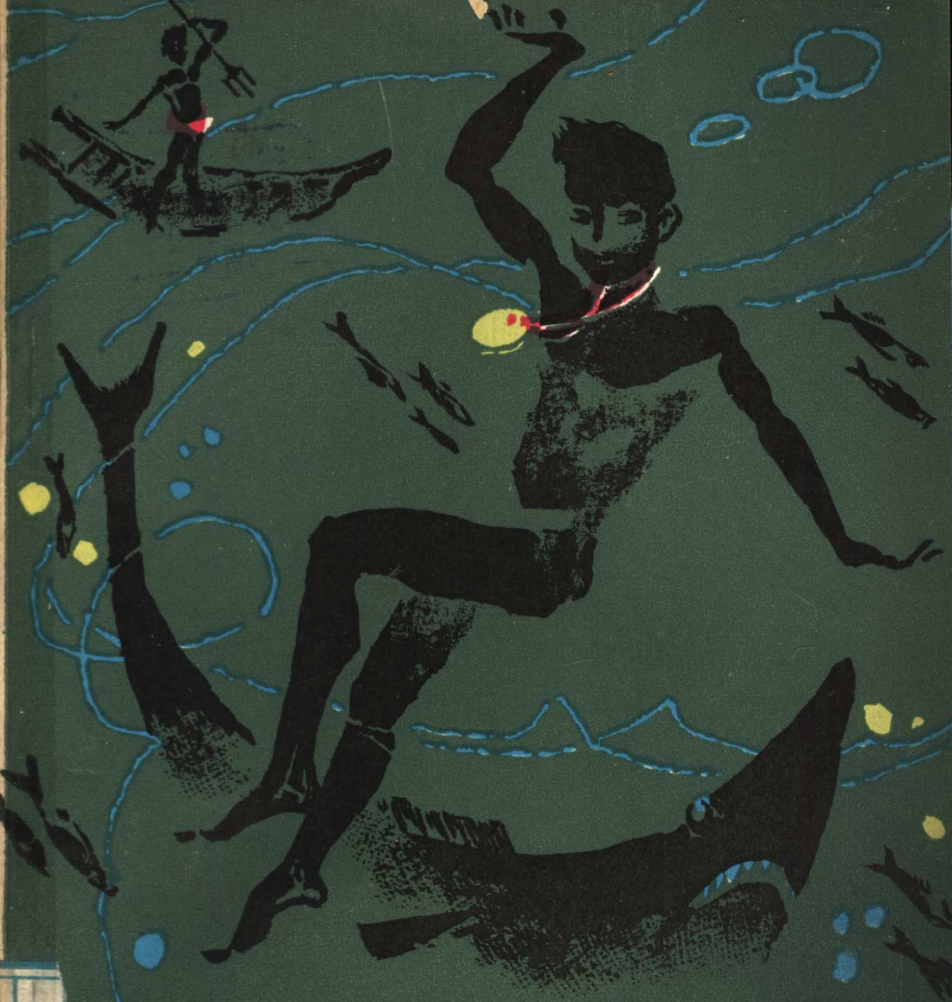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鯨牙护身符

JINGYA HUSHENFU

JINGYA HUSHENFU

鲸牙护身符

黄修纪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内 容 介 绍

大海是美丽而迷人的。然而，当人们还不能驾驭她的时 候，她又是神秘而恐怖的。南海石岛上的渔民陈妈妈，由于亲人或被大海所吞噬，或葬身于鱼腹，使她也产生了对大海的迷信，她给她的爱子陈二宝，精心雕刻了一块鲸牙“护身符”，以求海神保佑平安。妈妈的信条，就是孩子的圣旨，陈二宝当然也相信“护身符”的威力。但是，当他离开石岛小天地，到鼓浪岛上结识了勇敢、聪明、勤劳、智慧的朋友，经历过误吃“钩吻”、巧捉灵猫、海边斗鲨等惊险、曲折的遭遇，终于使他明白了：要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不能靠“护身符”保佑，而要靠科学、知识、诚实和友谊。

鲸 牙 护 身 符

黄 修 纪

*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
磐石县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

2.75印张

55,000字

1985年6月第1版

1985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050册

统一书号：10577·2

定价：0.35元

目 录

一、意想不到的收获·····	1
二、锡奎叔叔的小屋·····	9
三、亏了“护身符”·····	16
四、鼓浪岛的沙滩·····	23
五、鼓浪岛的朋友·····	30
六、不愉快的傍晚·····	37
七、“雪雪”失踪了·····	41
八、寻找“护身符”·····	46
九、误吃了“钩吻”·····	54
十、陈二宝的幻梦·····	61
十一、原来是灵猫这家伙·····	65
十二、击败了鲨鱼·····	74
十三、回程·····	81

一、意想不到的收获

石头垒成的小屋里燃着几支香，一个瘦瘦的穿着浅蓝布褂的中年妇女合着手，闭着双眼在求神保佑——这是陈二宝的母亲——每次爸爸出海，妈妈都要在厨房的灶神爷像前插上几炷比铅笔芯儿还细的香。灶神爷的画像贴在灶头的旁边，两边还有一幅对联，上联是：“上天言好事”，下联是“下界保平安！”妈妈求的是“下界保平安”。尽管灶神爷的画像让烟火熏得灰蒙蒙的，那鲜艳的红色褪成了浅红色，可从妈妈脸上的表情，那眉眼，那嘴唇，都看出一种虔诚……妈妈在海边生活了半辈子，她见的事儿可多哩。东头的王老伯十几年前让大海吞噬了生命；隔壁的杨二叔死在鲨鱼的口里；刮台风那次，岛上出海的人总共死了八个；还有陈二宝的哥哥陈大宝也死在海里……难怪妈妈对灶神爷那么迷信，就是爸爸和岛上的叔叔们也都有些那个……

渔船早该回来了。岛上的男女老少聚集在海边，遥望着出海的亲人。太阳火辣辣的当头照着，把地面烤得滚烫，让人们热得喘不过气来，人们个个汗流浹背，可谁也不愿离去。往日捕鱼船早就回来了，可今天已过了午时，还不见归来的渔船，大家不免有些焦虑不安。叹息、咒骂、祈祷混合在一

起，从伯伯、叔叔、婆婆、婶婶的嘴里吐出来。陈二宝和他的好朋友杨海涛挤在人群里。陈二宝个儿不高，皮肤带棕黄色，他的眼睛又大又亮，和黑宝石差不多；杨海涛比陈二宝粗壮些，皮肤让太阳晒成了古铜色，光亮亮的，仿佛涂上了一层油彩。杨海涛长着四方脸，鼻子也很宽大，很象“大雄宝殿”门口的卫士。他俩都赤裸着身子，穿一条黑短裤衩，打一双赤脚站在沙滩边。海水让浪涛推着，哗——一阵冲上沙滩，打湿了他们的脚面，他们并不躲开，这样可以凉快些。他们站在叔叔、伯伯的队伍里，是在等爸爸。

又过了半个钟点，无边的耀眼的晶亮亮的海面上隐约出现了黑点，人们兴奋起来，瞪大眼盼望着，黑点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终于看清是几只小船了。岸上的人欢呼起来，孩子们跳跃，老人们流泪，年轻的姨姨、婶婶咧开了嘴。“渔船回来了！渔船回来了！”

渔船真的回来了，五艘黑黢黢的渔船撑着五张胀鼓鼓的白帆，向小岛驶来。怎么，出海的时候，是六只船，回来怎么只有五只了？难道……大家又有些不安起来，不知一只小船出了什么事，回来的人中会不会少了自己的亲人。船驶近了，驶近一点了，大家发现今天的渔船开得要比往常慢，在船的后面还有一个黑糊糊的象小山一样的大东西，由几条船拖着。

一个有经验的白胡子老爷爷眯起双眼，朝海里望着说：“好象是鲸！”

“鲸？”

“真的吗？”岸上的人纷纷议论起来，有的人还吐出了舌

头。

陈二宝钻到白胡子老爷爷的跟前，闪着黑宝石一般的眼睛问：“爷爷，鲸就是掀了王老伯渔船的家伙吗？”

“是那家伙！是那家伙！”白胡子老爷爷摸了摸陈二宝的头，“这家伙是海中的王，厉害得很哪。”

十几年前，王老伯他们村里的捕鱼船出海，一船的人一个也没有回来。据说有艘过路的船只看到了一场险战——那只船碰到了鲸，他们向鲸开了炮，可没有击中鲸的要害，只击中了它的尾鳍，这头受伤的鲸发怒了，它跳出水面，翻了个身，闪电般地向捕鱼船扑来，一头钻进船底，用身子一顶，船裂成了碎片，人全落水了，这还没有让鲸息怒，它在水中摆动它受伤的尾鳍，搅得水浪滔天，把落水的人都打死了，这一切发生得那么短暂，那么迅速，谁也无法营救他们……

鲸真是渔民们既害怕又想制服的庞然大物。

船还没有靠岸，锡奎叔叔就从船上跳了下来，他一面向岸上奔跑，一面兴奋地喊着：“捕到鲸了！捕到鲸了！”海水被他的双脚溅起，排成一朵朵浪花。

岸上的人有的呼喊，有的在狂叫，也有的用眼睛在船上寻找。一帮年轻人把锡奎叔叔包围起来，问这问那。

热闹了一阵，才发现所有的人都回来了，大家才放了心。只是有两条船有些伤痕，要进行修补。和鲸搏斗，当然是不容易的事。这次出海，不仅装了几船活蹦乱跳的鲜海鱼，还逮到了这么大的鲸，简直成了石岛上的大喜事。

凶猛残暴的鲸终于让人们拉到了沙滩上，大人们围观

着，孩子们更是不背离去。鲸的身上伤痕累累，身上和头部左侧各中一发炮弹，让箭钩紧紧地抓着，一路上就是让箭钩抓着才拖回来的。这个有二层楼那么高的家伙满身是血，停止了呼吸。现在谁都不敢抓一下它的尾巴，摸一下它的肚子，它乖乖地受人摆布了。

傍晚，太阳落到海的西面去了，炎热的空气终于升腾、散发，让凉爽的海风带走了，空气变得凉爽起来。陈二宝和杨海涛拖着锡奎叔叔，要他讲讲今天捕鲸的情形。锡奎叔叔比他们大八、九岁，二十出点头，是捕鱼队中年轻而活跃的一员。

锡奎叔叔掰开他们的手，瞪着一双不大而有神的眼睛说：“嘿，今天的捕鲸呀，真是又惊又险又有趣哩。”

“那你快说呀！”陈二宝将嘴巴靠在锡奎叔叔的耳边。

锡奎叔叔想了一下，侧着头说：“我给你们讲故事，你们拿什么慰劳我？”

“给你吃烤鲸肉。”陈二宝亮着黑宝石般的眼睛。

“给你吃鲸肉馅做的饼……”杨海涛摸了一下宽鼻子。

今天捕到了这么大的鲸，家家都分到了鲸肉，户户升起了炊烟，大家都要用鲸肉当菜做饼，好好享用一番。

“好呀，”锡奎叔叔用手在两人的头上撸了一下，打趣地说，“我可是最爱吃鲸肉的人了。今天的晚饭，就靠你们了。”说完，锡奎叔叔在陈二宝家门口的石墩上坐下来。

“一定给你吃得饱饱的。”陈二宝说。

“一定让你吃得弯不下腰。”杨海涛附和着。

他们二人便在锡奎叔叔对 面的 石墩上坐下。石岛，石

岛，顾名思义，石头到处有的是。

锡奎叔叔咽了下口水，绘声绘色地说起来：“今天呀——我们的渔船开得特别远，特别远，简直到了大海的深处，那里的海水和这里的海水颜色不一样，碧绿碧绿的，透明得象绿色的水晶玻璃，能看到各式的鱼儿在水中游动，还有从海底漂上来的五颜六色的海藻也能看见，真是美丽极了。当海风轻柔地吹过，海水波动起来，柔软得象一匹绿缎子。因为天气好，我们的兴致也特别高，我们今天捕到了许多鱼，什么旗鱼呀、银牙鲛、赤刀鱼、米鱼什么的……正当我们准备返航的时候，你爸爸——”

锡奎叔叔指了一下陈二宝说：“你爸爸忽然发现了一条大鲸，这鲸正慢慢悠悠地朝我们游来，它好象是离了鲸群的鲸，独个儿到这里来戏水的。我们决定捕下它，六条船都做好了准备，待到它离我们只有五十米左右的时候，我们立即猛射一炮，这炮的箭头一射出去，击中了鲸体，箭头的炸药也随即爆炸开来，倒钩同时张开，箭爪嵌入了鲸肉里。”锡奎叔叔一口气叙述着这些，听得陈二宝和杨海涛都屏住了呼吸，可锡奎叔叔说到这紧要关头却停了下来，急得陈二宝推着他的胳膊说：“快说下去呀！快说下去呀！”

锡奎叔叔抹一下嘴说：“别着急，听我慢慢地说来……这悠闲的鲸受到这突如其来的猛击，浑身的疼痛使它疯狂起来。它象一匹惊马，身子虽然流着血，但还是横冲直撞向我们的船冲来。当时，海上变了天，鲸搅起层层飞浪，有几层楼那么高，海水的撞击声，惊天动地，比老虎叫还可怕，一瞬间，一只船给撞翻了，人全落了水……”

“哎呀，它撞的是谁的船呀？”陈二宝急急地问。

“你爸爸他们坐的船呀！”锡奎叔叔不紧不慢地捏了一下他的鼻子。

“那可不得了。”陈二宝的心猛跳起来。

“可不是，当时情况十分危急，”锡奎叔叔又往下说，“一只船翻了，两只船让鲸掀起的波涛相撞，也受了损伤，而鲸并不甘心，又向第二条船撞来……”

陈二宝和杨海涛张大了嘴，望着锡奎叔叔。



锡奎叔叔看了一下杨海涛，说：“多亏你爸爸——在鲸还没来得及撞上第二条船的一刹那，杨队长对着它的脑袋又补了一发炮弹，鲸又一次血染大海，这次击中的是它的要害部位，它完全辨不清我们的方向了，拼命地挣扎，想摆脱箭钩，可是，不可能。它挣扎了一个多小时，就昏死了……”

“太惊险了。”陈二宝为爸爸想想，也有些后怕。

“落水的人怎么救上来的呢？”杨海涛将古铜色的手臂搁在锡奎叔叔的腿上。

“他们的水性都很好，我们又备有救生圈，所以就救上来了。鲸也没有来得及伤害他们。这是我们这次出海的一个收获——碰到鲸，撞翻了船，但一个都没有死。”锡奎叔叔说，“只是一条船撞烂了，没用了……”

陈二宝拉拉锡奎叔叔的手说：“锡奎叔叔，一定是妈妈在灶神爷前祈祷过，所以爸爸翻了船也能活着回来。”

“你这小迷信……”锡奎叔叔笑着摸了一下陈二宝的头。

“你们出海的时候，好些大人们都烧过香……”杨海涛也告诉锡奎叔叔。

锡奎叔叔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捕鱼人在海上出事的机会多，家里人有些想法也难怪……”

他们说着故事，天不知不觉昏黯下来，小石屋的上空，出现了几颗亮晶晶的星斗。

陈二宝的妈妈端了一盆烤鲸肉出来，招呼着陈二宝：“二宝，快吃烤鲸肉。”

陈二宝从锡奎叔叔身边跳起来，跑到妈妈跟前端过盘子说：“给锡奎叔叔吃。”

锡奎叔叔摆摆手说：“不吃，不吃，家里有。”

陈二宝不高兴了：“不是说好的嘛。”

锡奎叔叔说：“开玩笑的嘛。”

陈二宝的妈妈走过来，说：“吃点嘛，客气什么。”

锡奎叔叔和陈二宝、杨海涛三个人吃起来，鲸的肉很

肥，也很香，十分可口，陈二宝的妈妈手艺真高明。”

一会儿，杨海涛也从家里取来了鲸肉馅烘的饼，也另有一番风味。

陈二宝的妈妈给锡奎叔叔送来一杯茶，她对锡奎叔叔说：“锡奎呀，有件事想麻烦你——”

“什么事儿，嫂子，尽管说吧。”锡奎叔叔喝着茶，笑吟吟地说。

“这次捕到鲸，二宝他爸弄到一截子鲸的牙齿，想麻烦你给雕个‘护身符’。”陈二宝的妈妈说。

锡奎叔叔是石岛上有名的雕刻家。他除了捕鱼，就爱在石头、木头上雕些东西。他很乐意地对二宝的妈妈说：“行呀，拿过来就是了。”

二宝妈高兴地说：“谢谢你了。”说完，进屋去了。

吃罢晚饭，陈二宝和杨海涛还缠着锡奎叔叔讲鲸的故事，讲海的故事，一个又一个，一个又一个，也许是锡奎叔叔讲得太生动了，月亮也爬到了小石屋顶上，在上面偷听……

二、锡奎叔叔的小屋

锡奎叔叔的小屋里摆满了各种雕塑品，墙上挂的是用木段雕的《太阳神》和用黄杨树木板浮雕的《二十一艘帆船》，桌上有用石头刻的《银鲛鱼》、出海的《老渔民》、补网的《水姑娘》和用白珊瑚制作的《日落归来》和各种海生小动物，他这一屋子的作品足足可以开一个小小的展览会。捕鲸之后，锡奎叔叔又打算摆弄个新作，用鲸的脊椎骨雕一个与鲸搏斗的场景，这一定是很壮观的。锡奎叔叔把鲸骨清理干净，摆在桌上，坐下来，仔细端详着，看从哪里着手为好。这时，陈二宝和他的妈妈推门进来，二宝妈妈一进门就说：“锡奎，真来麻烦你了。”

锡奎叔叔立即站起身，端个凳子让二宝妈妈坐，嘴里说：“哪里，哪里。”

二宝妈妈坐下来，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巴掌大的灰白色的鲸牙，递到锡奎叔叔手上，说：“麻烦你，给二宝刻个‘护身符’吧。”说着，二宝妈妈的眼眶里涌出两行眼泪。

这难怪她，提起“护身符”，二宝妈妈是想起了二宝的哥哥——大宝。前年，大宝随船到南岛取货，去时，天空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海水也平静得象镜子一般。可船行到途中，突然

乌云四起，狂风大作，波涛也随即汹涌起来，船一会儿被推到峰顶，一会儿被降到深谷，人颠得昏昏沉沉，看不见天，看不见人，辨不清东南西北，只有哗哗的海水随着波涛从天上降下来，鱼船成了大海的玩物。这么折腾了约摸一两个小时，风浪才渐渐平息下来，大伙检点一下人数，才发现少了大宝。叔叔伯伯们在船头船尾寻找，哪里有他的影子；又朝着大海呼唤，更听不见他的回答。大宝一定是让海水卷走了，叔叔伯伯们望着还在翻滚的海浪，都落下了眼泪，大海呀，它就是这般的无情。

为了大宝的死，妈妈悲痛得差点一病不起。她说：“早知道这样，给大宝做个‘护身符’就好了。大宝一定是中了邪才落水的，为什么一船的人就偏偏死他一个呢……死了，连个影子也找不到……”这件事以后，妈妈对二宝更是爱不释手，足足有半年没让他到海里去。所以，妈妈找锡奎叔叔雕个“护身符”，锡奎叔叔是不会拒绝的。

锡奎叔叔从陈二宝妈妈手里接过鲸牙，用手掂了掂说：

“好沉，这玩意儿还不错。”

妈妈用袖子擦了一下眼角，点头说：“是个好东西。”

锡奎叔叔把鲸牙又翻了个身，问：“上面雕上什么呢？”

妈妈说：“就刻个‘灶神爷’吧，他能保平安，保佑我们二宝平平安安过一辈子……”

锡奎叔叔说：“雕个灶神多俗气，我看这样吧，”锡奎叔叔想了一下说，“雕一条飞龙，比作是海龙王，它会保佑的，再在上面刻一个太阳，比作日日向阳，好不好？”

妈妈点点头说：“这样也好，二宝在海上，总是和海龙王

打交道，求海龙王保佑他吧。”

锡奎叔叔说：“行，刻完了就给您送去。”

妈妈欢欢喜喜走了。临出门，又说了那句客气话：“真麻烦你了。”

“不碍事。”锡奎叔叔回答着，撂下手上的工作，先给陈二宝雕刻起“护身符”来。

二宝趴在桌边，看锡奎叔叔雕。锡奎叔叔粗大的手捏起一把比筷子还细，和竹篾子一样扁的黑色小刀，在鲸牙上舞动起来，这小刀真快，一刀下去就是一个印子，锡奎叔叔的手也很灵巧，只见他的手在不停地转动、转动……

陈二宝瞧了瞧锡奎叔叔雕刻时认真的脸儿，问：“锡奎叔叔，我妈干吗要给我做‘护身符’呀？”

“还不是让大海吓怕了。”锡奎叔叔头也没抬，一边雕刻一边说。

“那么，‘护身符’真能保佑我，避住邪吗？”

“哈哈，”锡奎叔叔笑了起来，他用粗大的手指刮了一下陈二宝的鼻子，说：“傻小子，世上哪有真避邪的东西，它只是人精神上的寄托……”

陈二宝眨了一下黑宝石般的眼睛，不理解地望着锡奎叔叔，锡奎叔叔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呀？还有，锡奎叔叔既然不相信“护身符”能避邪，为什么又答应妈妈帮助雕刻“护身符”呢？

锡奎叔叔认真、仔细地雕着鲸牙，一条飞龙的架子已经雕刻出来，它昂着头，甩着尾巴，神态很是自如。

“您雕得真好！”陈二宝禁不住说。

“不是好，是喜欢。”锡奎叔叔说。

“您很喜欢雕刻吗？”陈二宝问。

“喜欢，很喜欢。”锡奎叔叔毫不含糊地说。

陈二宝看着桌上的一条鲸骨问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这是鲸的一段脊椎骨。”锡奎叔叔说。

“它也能雕刻吗？”

“能，当然能。”锡奎叔叔回答着，“我要用它刻一个与鲸搏斗的场景。”

陈二宝说：“这太好了。什么时候能完成呢？”

“尽快，”锡奎叔叔说，“把它刻完之后，我就在石岛上开一个小小的展览会，让岛上的人都来看这些作品……”

“您还肯收徒弟吗？”陈二宝说。

“当然也可以收徒弟，不过，不能收多，那太麻烦了。”

“就收我和杨海涛吧。”

“行！”锡奎叔叔爽快地答应了。

不出两个小时，锡奎叔叔就把“护身符”刻好了：灰白色的底板上，一条凸出的飞龙盘旋成半圆形，上面有个凸出的圆圆的太阳。

锡奎叔叔将“护身符”在陈二宝的胸口上比了比，说：

“你看，戴在这儿正合适。”

陈二宝接过“护身符”一看，高兴地说：“锡奎叔叔，您雕得太好了。您看，这一片一片的龙鳞，可象真的，还有这龙眼龙须，多动人呀！”

锡奎叔叔站起身说：“走，上你家去，让你妈妈看看，满意不满意？”

“准保满意！”陈二宝随口说着，跳跳蹦蹦跟锡奎叔叔出了门。

他们来到陈二宝的家，妈妈兜着围裙正忙着做晚饭，大铁锅里的热饭冒着热气，飘出阵阵大米的清香，桌上摆着花生果、凉拌海蜇皮、文昌鱼干、炒鲸片几大盘菜。在岛上，只有请客的时候，才备这些丰盛的饭菜。陈二宝和锡奎叔叔一跨进门，妈妈就热火地招呼锡奎叔叔：“今天在这儿吃晚饭，都是为你准备的。”

锡奎叔叔客气地说：“不用忙，家里都有。”

“你给二宝刻了‘护身符’，二宝就有福有份了，不谢谢你还行呀？”妈妈边说边用围裙擦凳子。

锡奎叔叔没有坐，他对陈二宝说：“你把‘护身符’给你妈看看，满意不满意？”

陈二宝将“护身符”送到妈妈眼前，说：“妈，您看，锡奎叔叔雕得真好！”

陈二宝的妈妈将手在胸前的围裙上擦了擦，小心地接过“护身符”，将“护身符”摊在手心上，仔仔细细地看了又看，看了一会儿，妈妈说：“好，好！这龙雕得真好，很神；还有，这太阳也雕得又圆又大。”说着，妈妈又差点落下眼泪，她心里又想起了大宝，如果给大宝挂个“护身符”，他就不会让大海带走了……

妈妈看完“护身符”，小心地将它交到二宝手里，说：“小心些，不要丢了。”说完，进到里屋里去。

不一会儿，妈妈找来一根红头绳——一根和纳鞋底线差不多粗细的丝光红头绳，将线穿进“护身符”的小孔里，然